

咸阳宫阙今何在

探寻秦帝都的家国与日常



“咸阳宫阙郁嵯峨，六国楼台艳绮罗。”秦咸阳城，以其宏阔壮丽展现了秦一统天下的壮举，又在短暂的繁盛之后迅速走向衰亡。今年6月，秦咸阳城遗址正式被评定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。近日，记者走进这处2000多年前的古遗址，高耸的台基、宽阔的道路、丰富的遗存，似乎见证了那个变革与统一、辉煌与倾覆交织的时代。

秦之城

秦咸阳城遗址位于西安西咸新区，总面积近80平方公里，考古探查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介绍：“虽然史料中对秦咸阳城多有记载，但一直没有通过考古工作实证其具体位置，直到在这里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、排水系统，并出土秦诏版和青铜器窖藏，才基本确定遗址所在。”

经多轮考古发掘，目前已在遗址内发现宫殿、府库、大型道路、手工业作坊及水渠等大型建筑遗址和遗迹40

余处。从甘肃至陕西，秦人经过“九都八迁”，公元前350年，秦孝公定都咸阳，至公元前206年咸阳宫被焚毁，此地作为秦都共历144年。

随着考古研究的推进，秦城市建设及社会文化样貌不断明晰。“秦咸阳城的选址、规划和建设，反映了秦国在这百余年间走向强大的历程。前期建设随形就势，依渭河地形而建；中后期随着国力增强，规划中开始体现‘象天设都’的‘法天思想’。”秦咸阳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

副研究员张杨力铮说。

受访专家介绍，这是一座实证秦从方国、王国到帝国历史阶段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，是车同轨、书同文、度同制等重要制度的推行地。这也是一座未竟之城，在秦统一六国进程中持续扩建，但阿房宫未及建成便遭焚毁。

“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！”许卫红补充道，“土被火烧过会变得又红又硬，考古称为‘红烧土’。在秦咸阳城遗址宫殿区，我们发现了大量灰烬和红烧土，秦宫室的确被纵火焚烧过。”

秦之人

许卫红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从事兵马俑考古发掘工作25年后，于2014年至2024年担任秦咸阳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。她认为，秦始皇陵是气势磅礴的“王的陵”，而秦咸阳城遗址及周边发现的平民居址与墓葬，则使其成为一座记录普通百姓生活的“人的城”。

在距离秦咸阳城宫殿遗址核心区不足300米处，考古发现一处骨坑，内含来自约200头黄牛的骨制遗物。动物考古研究显示，这些遗存包含骨料、

坯料、半成品与废品，骨质产品包括博具棋子、计数算筹、圆环装饰品及车马器具等。

骨坑中还意外发现一件古琴上调弦用的琴轸。许卫红分析认为，这并非作坊产品，而是工匠日常用品，“在‘秦王扫六合，虎视何雄哉’的不远处，工匠们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劳作，也会在夕阳晚照中拨弦唱和吧！”许卫红说。

在秦咸阳城遗址，陆续发掘出很多展现秦人生活的遗物：

出土于一座平民秦墓中的一件陶

注水器，器身饰以鱼纹、方格纹，器盖上塑有母哺子食的一大一小两只蟾蜍，充满温情；

一件用于盛储酒的青铜锺密封完好，里面留存有约300毫升液体，经检测其中含有多种氨基酸、发酵菌丝和淀粉颗粒，实证了秦人“好酒”的习俗；

“有万熹”瓦当，出土于一处建筑基址中。“期许美事乐事接连而至，这三个字是秦人对美好生活的盼望，”许卫红解读说，“那个壮阔激荡的时代，也有着温良平顺的一面。”

秦之谜

今年6月，秦咸阳城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案发布。该公园规划总面积约703公顷，定位为“大秦帝都、一统之地”，将系统展示秦的发展历程，重点围绕核心宫殿区、国家府库遗址、手工业作坊遗址等遗存进行全方位展示。

然而，在这座追寻秦人足迹、感受秦帝国的都城中，仍有许多未解之谜：

——秦咸阳城有没有城墙？

考古工作者经多次探查，仍未发现明确的城墙遗迹。张杨力铮介绍：“通常都城遗址考古，要先找到城墙确定边界，再从‘缺口’确定城门、道路分

布，最后在路网中划分功能区。”他指出：“虽不排除秦始皇有意建设一座没有边界的城市，但从都城发展史看，周原有三重城垣，汉长安城也有城墙，战国时秦咸阳城没有城墙并不合理。这也使得确定咸阳城范围与功能分区变得扑朔迷离。”

——秦咸阳城是一座理想之城吗？

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秦国每灭一国，便在咸阳北坡仿建该国宫室。秦始皇不仅外扩咸阳城规模，还兴建阿房宫等“新区”。张杨力铮指出：“阿房宫会不会是新的城市中心？

‘老城’与‘新城’的时空关系如何？很遗憾，这座城市仅是‘半成品’便戛然而止，这些疑问只能去猜想了。”

据了解，在秦咸阳城遗址公园建设中，当地将遵循“最小干预”与“活态传承”原则，深度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窑店文物管理中心主任张小君说：“以体量最大的六号宫殿为例，南区将设置登临设施，供人感受一览河山的豪气。其前的古道路与踏道遗址区将建保护展示厅，让游客体验车马通衢、百官趋朝的盛景。”

据新华社

海外学者“对话”中国文物



水牛形陶尊

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14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。距离会场约5公里车程的上海博物馆东馆，成为海外学者参会之余的热门打卡地。

江南造物馆内，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理查德·萨克瓦在一幅明代画家所绘《舟泊吴门图》前驻足良久。他对郑和宝船一直很有兴趣，有感于郑和宝船的规模宏伟、运河漕船的数量巨大。

此刻，这幅《舟泊吴门图》的江南民间轻舟之景，让他体会到另一种平和之美，将他的思绪带回到几个月前的苏州之行。“我在苏州参观了一座美丽的园林，它很小，却有很多有趣的细节，比如一座桥必须有奇数个拱门。这些都是江南文化的一小部分体现。”

铸造于数千年前的青铜酒器、青铜鼎，也让理查德·萨克瓦眼前一亮。“我们都应该知道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，但中国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就有了工艺如此复杂的青铜器，这对我来说是新的认知。今天我只是‘浅尝辄止’，却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和魅力。”

希腊西马其顿大学教授莫磊喜欢甲骨文，刚踏入展厅便开始寻找不同文物上的古文字。“多年前我去过湖南长沙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老子》帛书非常有趣，我在中国一直深受感动。”在莫磊看来，带有文字的文物是“会说话”的，不仅体现了工匠的技艺，还反映出不同时代的思想观念，“每一次看到它们，我都会重新发现中国，更加了解中国”。

作为中国古代青铜馆的“显眼包”，四足矮短的水牛形陶尊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。意大利学者范狄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这类青铜器除了具有实用性，动物造型也很有意思，有些甚至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重视。“作为一名研究者，我无法预知新的灵感会从何处而来，但相信博物馆之行一定会对研究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启发。”据中新网